



## 坐暑

### □ 初程

都说，春天和秋天，短到了没有，夏天总是那么长，冬天总是那么深。时长，当然是问题之一，更多的，大抵是因为，当年的寒和暑都是难熬的。

人居酷暑，自然不好受，于是就要避暑、消暑、解暑。

用老舍先生的话，暑，是不应当避的。人把暑都避了，老天爷把一整个夏天都拿掉了，粮食还能有什么收成。

何况，这暑，也不是说避就避得开的。海边、深林，找个所谓的避暑胜地，路上的舟车劳顿、汗流浹背就不多说了。到了一看，人山人海，比家里聒噪。可是，好像长长的夏天，不离家几天，好像就受不住亲友的盘问：哎呀，老待在家里，也不出去避暑暑吗？

所以，避暑，并不在乎在什么地方，家里也是一样。抹不开脸面的，才挑个名字如雷贯耳的地方，出走几天，回来好打发来客的盘问。

至于说解暑，也是不成立的。

有人说，不对呀！你看从前，一个绿油油的西瓜，在水井里，泡过一夜月光，第二天晌午吃起来简直凉到心坎，最是解暑。《水浒传》里杨志一伙，不就是贪那一口解暑的酒，才丢的生辰纲吗？小时候的摇头电扇，晃荡来，晃荡去，风一来就凉快，风一走又热起来。还有如今的冰箱、空调，都是消暑解暑的利器。

其实，暑，是解不了的。就像用海水解渴，只会越喝越渴，而且一旦习惯，就戒不掉了。略有一丝热意，就会去拉冰箱，去开空调。夏天，是什么模样？不得而知，因为自己是“躲”过来的。

这让我想起了，小时候爷爷的策略——坐暑。

清早，门前的梧桐，刚刚支起影子，他已经坐在了藤椅上。手里的蒲扇，间或摇上两下。这一坐，就是个把小时，看看树，望望天，直到早饭时间。有时，还会捧着

书，埋头沉读，不外乎也就是《聊斋志异》《隋唐演义》这类闲书。

中午饭后，他又坐在树荫里的藤椅上。穿着背心，光着脚，脚边一缸茶水，续得满满的。有风，就吹着风，没风，就自己摇扇。眼见太阳底下，能走人了，他才忙活起别的事。

夜晚，他还是静坐。当然是被我缠的，他看过的故事，还没倒给我呢。有时，即便我已经睡着了，他还是会静坐良久。多少热浪暑涛，人人皆说是苦夏，可在爷爷那里，总是平静如水。

不是避暑、解暑，而是坐暑，不知他是不是读过苏轼：无事此静坐。

爷爷去世后，父亲无事也喜欢静坐。一个人，也不说话，干干巴巴坐在那儿。我打趣说，这是得了爷爷的真传。父亲却小声说：你不知道，你妈那一点就着的火脾气，就像夏天里的毒日头，这样不声不响坐半天，最降火，最避暑。



## 留条回家的便道

### □ 张修东

到同住一个社区的岳家走走，一进单元楼，就听到了叽叽喳喳的叫声，抬眼一看，几只小燕子从窝中探出小脑袋，欢喜地张望……它们或是在对我打开楼梯窗户，给它们留了一条回家的便道表示感谢吧。

前几天，我发现小燕子们在单元楼附近一个劲地盘旋，进进出出楼道几次，没有找到温暖的家。我观察了一会儿，举手之劳，打开了通往楼道走廊的一扇窗户，这样，大大缩短了它们回家的路程。

人和动物和谐相处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世界。相处久了，感情与日俱增。燕子又叫玄鸟，是益鸟。奶奶健在时，就对来家里垒窝的燕子很关照。老人家经常说，一家人不闹矛盾，和和睦睦，燕子就愿意和这家人相处。我对此深信不疑。

参加工作后，办公楼有好几处檐下都有燕子窝。我的同事们来自天南地北、五湖四海，凑在一起不容易。我想，我们这些与燕子做邻居的人，也要像燕子一样和睦共处，才能对得起燕子的信任。想留住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燕子，想珍存“双飞令人羡”的景致，就得相互关照，尽量为它们的生活提供些便利，不去干扰它们。

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给燕子留条回家的便道，燕子不再徘徊绕道，燕子爸妈回家的路更便捷了，小燕子们等待的时间少了，风吹雨淋的煎熬少了，亲情陪伴多了，燕子如果通人性，也会表示感谢的。你看，这群可爱的小燕子们不就在对我说谢谢吗？

## 把“吵闹”变美好

### □ 倪西赞

我所住的小区，面积不大。当年在这里买房，主要是看中小区前有幼儿园，后有后小花园。幼儿园与小区一墙之隔，小孩上学方便。楼后小花园常年青青草地，绿树葱茏。我是个安静之人，在家喜欢养花草，静静读书，或者伏案写点“小豆腐块”文章。入住后，我却发现两个“便利”成了“缺陷”，让我烦恼不断。

每天清晨5点，小花园的树上，鸟儿开始“吵闹”，干扰我的好梦。

到了7点左右，一墙之隔的幼儿园开始热闹起来。幼儿园的进园歌曲声、小朋友的哭闹声、广场上的做操声、玩游戏的拍掌声和呐喊声，再加上老师的哨子声，让喜静的我感到无比烦躁。

一天清晨，我又被鸟儿吵醒，烦躁中起床，拿了一根棍子下楼，想轰走树上的鸟儿。我走到小花园鸟儿吵闹的树下，突然看到一位老人正倚在树下，轻摇蒲扇，闭目养神。

老人听到我的脚步声，睁开眼睛问我：“鸟儿吵？”“是。”我对老人会心一笑。老人说：“坐下来，闭上眼，听听鸟叫。”我说：“我讨厌得不得了，为何还要听鸟叫？”老人说：“与其讨厌鸟叫，不如亲近鸟叫。闭上眼，静下心来，鸟叫的感觉就不一样了。”

我半信半疑，坐下来，闭

上眼。此时的耳边，鸟鸣声声。渐渐地，那些鸟鸣清晰起来，鸟鸣或成熟或稚嫩，或欢快或舒缓，或清脆或婉转，或悠扬或低沉，如听一场鸟儿演奏会，我的内心慢慢地平静下来。

鸟叫，在你睡觉时听着很少，但在树下听，竟如此美妙。靠近，是多么奇妙啊！

从此，我喜欢清晨听鸟叫的声音。由此，我想到被我讨厌的来自幼儿园的各种“噪音”，每天去抵触它，让自己不快活，何不去亲近它以发现美好的存在？

于是，我改变做法，一边听着幼儿园小朋友进园时放的歌声，一边在电脑上飞快地打着字，把歌声当工作时的背景音乐。小朋友课外时间出来做操、玩游戏，我就放下手中的书，到阳台上跟着幼儿园的音乐一起做操，或者看小朋友做游戏，权当放松与休闲。中午，小朋友午休，我也午休。下午4点半，小朋友放学，我站在阳台上目送，并对自已说：“你也放学喽。”亲近，从厌烦到适应到喜欢，我很快喜欢上了这些“吵闹”，仿佛我正过着新的童年生活。

生活有时就要这样，顺其自然，顺势而为。如果不能改变境遇，那么与其抵触和讨厌不喜欢的事物，不如尝试靠近、接受，尝试发现不喜欢的事物中存在的喜欢因素，与生活达成和解。

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\_bfk@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## 智慧的光芒

### □ 赵盛基

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，晋国有个盲人老臣，名字叫师旷。虽然他眼睛看不见，却博学多才，智慧超群，连国君晋平公都佩服他。

晋平公年轻时曾经雄心勃勃，而到了晚年却贪图安逸，不思进取。对于他的这种行为，臣子们颇有微词，却无能为力。

师旷听说晋平公浑浑噩噩不理政事，也忧心忡忡。为了国家社稷，他决心规劝晋平公重新走上正路。他寻思，君主是很要面子的，直来直去不会有效，不如找个聊天的机会旁敲侧击。

有一天，他与晋平公闲聊，聊着聊着，就把话题引到了学习上。晋平公说：“有时候我也想学点东西，不过，我已经七十岁了，老眼昏花，精力不济，看来是有点儿晚了。”没想到，师旷却说：“为什么不点上蜡烛呢？”晋平公一愣，说：“我说的是我年龄大了，学习有点晚了，可不是说天色晚了，到了该点灯的时候了。这大白天的，点哪门子蜡

烛？您这是在故意戏弄我吧？哪有臣子戏弄国君的呢？”师旷连忙说：“盲臣哪敢与君主开玩笑啊！我双目失明，有没有光亮无所谓。您是一国之君，没有光可不行啊！”

听了师旷带有隐喻的话，晋平公陷入了深思。趁机，师旷指着天上说：“少年的时候喜欢学习，犹如初升的太阳，阳光灿烂；中年的时候喜欢学习，就像正午的阳光，光芒万丈；晚年的时候喜欢学习，也会像点燃蜡烛一样明亮。在烛光下行路，与在黑暗中行路相比，您觉得哪个更好呢？”听到这里，晋平公恍然大悟，不由得赞叹道：“您说得太对了，真好！”

闲聊中，师旷没用一句劝诫的话语，却达到了劝诫的目的，让执迷不悟的晋平公豁然开朗，从此不再不务正业。

眼盲心不盲，前面才有光；心盲眼不盲，有光也不亮。2000多年前一个盲人智慧的光芒，至今还在闪烁、发亮。